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萧涤非文选

萧涤非 著
萧光乾 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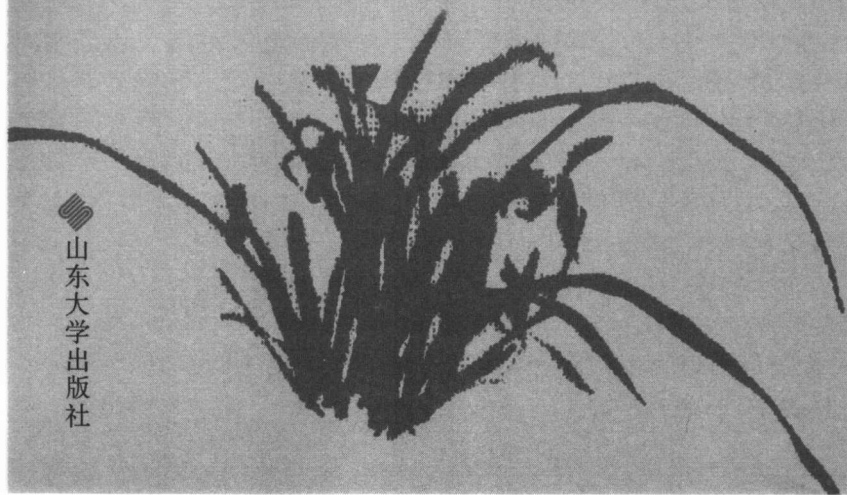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萧涤非文选

萧涤非 著
萧光乾 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涤非文选/萧涤非著;萧光乾选编.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11

(望岳文库)

ISBN 7-5607-3271-2

I. 萧...

II. ①萧... ②萧...

III. ①萧涤非—文集

②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 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4237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875 印张 4 插页 347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萧涤非 (1906~1991), 原名忠临, 江西临川湖南乡人。出生于一穷秀才家。少年时, 先后就读于开封留美预备学校 (即今河南大学)、南昌心远中学、南京江苏省立一中等学校。1926年, 慕梁启超之名, 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0年, 因成绩优异, 免试进入新成立的清华大学研究院, 师从著名学者诗人黄节, 并受益于闻一多、朱自清诸教授。同门友有游国恩、余冠英等, 其间报章、校史誉之为“华北足球健将”。1933年, 从研究院毕业, 历任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1936年, 与爱国将领李烈钧的外甥女黄兼芬女士结婚。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中文系主任, 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山东省人大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文革”以后, 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首批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一任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会长。1990年首批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乐府诗词论薮》、《有是斋诗草》等。与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是我国著名文学史家、杜甫研究专家。

收入《辞海》(1999年版)。

《望岳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曾繁仁 陈 炎

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龙潜 马瑞芳 王汶成

孔范今 刘晓东 陈 炎

张树铮 杨端志 郑训佐

郑 春 唐子恒 黄万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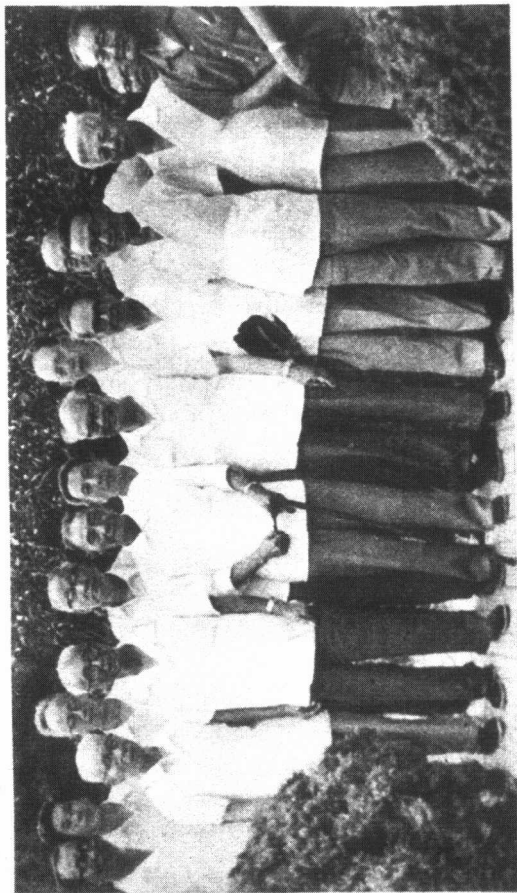
曾繁仁



萧涤非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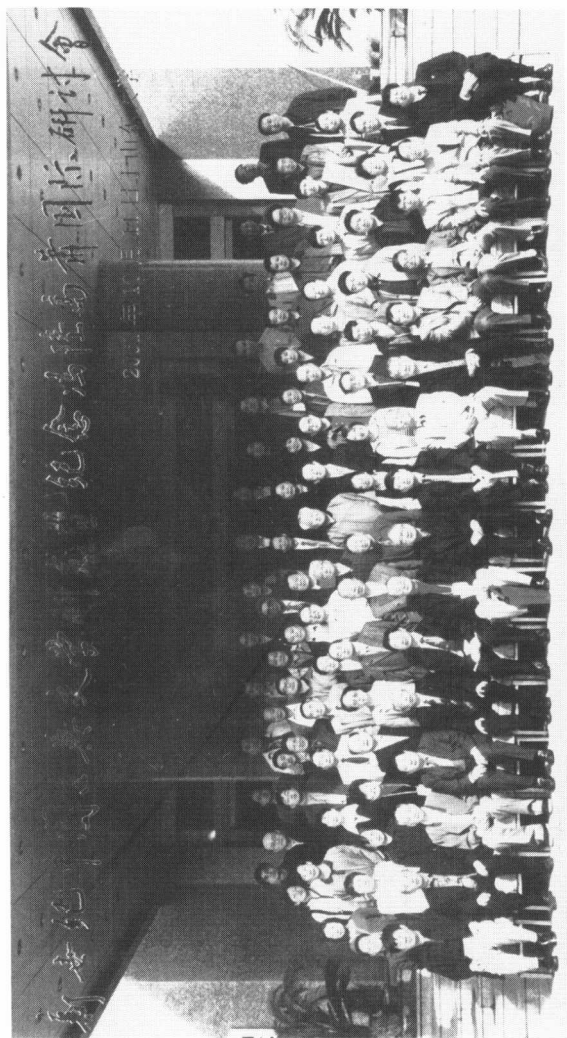


萧涤非先生在书房（1989）



1981年，萧涤非先生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合影。前排左起：

吕叔湘（左二）、朱东润（左三）、萧涤非（左四，拄杖者）、王力（左五）、钱钟书（左六）、王元化（左七）、王瑶（左八）、钟敬文（左九）。后排右起：王季思（右二）、夏鼐（右四）、吴世昌（右五）、李荣（右六）。



新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暨纪念冯陆高萧国际研讨会 2001年10月11日于山东大学

[illegible][illegible]

目 录

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

——代前言 (1)

上 卷

《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引言 (15)

论五言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班固 (20)

乐府填词之初祖韦昭 (29)

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 (33)

论《木兰诗》 (42)

关于“乐府” (47)

《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

——答王季思先生 (60)

孤儿遇生，命独当苦

——说汉乐府《孤儿行》 (65)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疑难问题的管见 (70)

从杜甫、白居易、元稹诗看《木兰诗》的时代 (78)

乐府的诙谐性 (86)

向唐代作家学习什么？	(94)
论有关皮日休诸问题	
——校点《皮子文藪》说明之三	(102)
读《唐诗选》注释随笔	(112)
介绍两首唐人的佚诗	(130)
论词之起源	(133)
谈李后主的《破阵子》	(153)
一个老问题	
——为“诗史”进一解	(155)
推翻历史三千载 自铸雄奇瑰丽词	
——谈《贺新郎·读史(一九六四年春)》	(159)

下 卷

《杜诗体别》引言	(171)
关于《杜甫研究》的说明	(175)
《杜甫研究》再版前言	(178)
时代对杜甫的影响	(195)
杜甫的生活	(199)
杜甫的几种进步思想	(202)
杜诗的声调之美	(217)
论杜甫不饿死于耒阳	(222)
论《风疾舟中》一诗确为杜甫绝笔	(226)
杜甫诗歌的艺术性(1961年手稿)	(233)
怎样才能深入地理解杜诗	
——在北师院的演讲	(250)
谈杜甫的《又呈吴郎》	(261)
谈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	(266)

人民诗人杜甫·····	(273)
《杜甫诗选注》后记·····	(285)
关于《杜甫全集校注》编写工作的笔记(1979年)·····	(288)
《杜甫全集校注》审稿枝言·····	(299)
《杜甫全集校注》例言(征求意见稿)·····	(311)
重寻子美行程旧	
——注杜寻踪西行日记·····	(315)
关于《李白与杜甫》·····	(334)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谈杜甫的《望岳》·····	(364)
不要强杜以从我	
——三谈“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368)
《耒阳溪夜行》的作者是张九龄	
——它不可能是杜甫死于耒阳的“铁证”·····	(377)
《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序·····	(387)

附 录

读诗三札记·····	(391)
《有是斋诗草》论诗·····	(418)
为平民而学术	
——《萧涤非文选》后记·····	(422)

我是怎样研究起杜甫的

——代前言

—

我的老师黄节先生有句诗：“壮年怕题生日诗。”他为什么“怕题”呢？大概是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值得一“题”的。这自然是老先生的谦词，实际上他是不愿题，不愿为人所知。他自号晦闻，也正是这个意思。我是学我老师的，他尚且如此，所以我更不愿提自己的事。几个刊物约我写什么自传，谈什么治学经验，我最怕这个，至今没有动笔，还欠着账，人家可能会有意见的。你们几次要访问我，坚持要我谈谈，实在推不掉，只好谈一谈。

我为什么“特爱少陵诗”呢？这和我的身世有关。我未满周岁就失去了母亲，十岁时又失去了父亲，是一个孤儿。我的童年是在江西省临川县茶溪村度过的，亲眼看到了农民的疾苦。儿时读《水浒》，印象最深的就是“智取生辰纲”中白日鼠白胜唱的那支民歌：“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读《唐诗三百首》，背得最熟的不是那些五言绝句，而是杜

甫的长诗《兵车行》。

当时虽不知杜甫为何许人，但杜甫那些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26年考取清华大学国文系以后，我又通读了杜甫的全集。那时黄节先生开了六门课，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诗经》和《汉魏乐府风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历代风诗选》，从《诗经》一直选到清末黄遵宪，就是在他的这种影响下搞出来的。这实际上是一次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这番调查，使我看到在中国古典诗人中，反映民生疾苦的，要算杜甫最为突出。杜甫不仅作品多，而且感情最真挚，思想最深刻。但这时在感情上，我和杜甫还没有发生共鸣，对杜诗也还谈不上特别爱好。

1930年我大学毕业。但在旧中国，毕业就是失业，找不到生活出路。因为在清华时我还是个足球运动员，小有名气，所以当时曾有一位好心的同学介绍我去河南当体操教员。我觉得一个学中文的却去吃体育饭，不好意思，就谢绝了。恰巧这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成立，规定大学四年总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可以免试，每月有30元的津贴，这样我进了研究院。导师就是黄节先生。毕业论文就是后来出版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黄先生以为“切实”、“确当”，“皆特见也”，“宜置超等”。清华同学会还半开玩笑地送我一个刻有“状元”二字的铜墨盒。可是，我研究院毕业后，依然面临着失业。最后，还是靠黄节先生的力荐，才到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因为当时山大中文系主任张怡荪先生也是黄先生的学生，黄先生对他甚至说了“如不接受，就断绝师生关系，以后也不要来见我”这样严肃的话。

我真正爱上杜诗，并从感情上发生共鸣，是从抗战前后开始的。当时的国家形势和个人经历，与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情形有点相似，“战伐乾坤破”，“天地日流血”，我亲身尝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抗战前期，我在四川大学任教，当时的川大校长是国民党CC分子程天放，他手下的一帮人胡作非为，大家都骂他们是“党

棍子”，因我是外乡人，程就先拿我开刀。按照当时惯例，若解聘教员，必须在一个月前通知本人，而程却直到最后那天才通知我，搞突然袭击，使人措手不及。我当然很气愤，但也没有办法。

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幸亏老同学余冠英先生来信说闻一多先生要我去，名义是副教授，闻先生当时是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这样我就到了昆明。在昆明的五年，生活特别艰苦。昆明的物价，当时号称“世界屋脊”。我虽为教授，却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得不到其他大学、中学甚至小学去兼课，有时还不免饿肚子，进当铺。使我特别伤心的，还是我亲身尝到了一种变相的卖儿鬻女的痛苦。当时我已有两个男孩，爱人又怀了孕，因为经济困窘，感到实难养活，经友人说合，决计出生后就送人。这是我作为父亲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天深夜，仰屋卧床，不禁悲从中来，写了一首《早断》诗。这首诗，朱自清先生拿去发表在潘伯鹰先生主编的《饮河》诗刊上。有读者致函诗社，说诗写得“沉痛真挚，读之泪下”。后来爱人因劳累过度而早产，婴儿三日而夭，是个女孩。

当时不仅生活上异常艰苦，政治上也备受压抑。我那时住在昆明附近呈贡县的一个村子里（卞之琳、沈从文也住在那里），就亲眼看见国民党拉伕，把人用绳子连成一串串的，以防逃跑。有的生了重病，人还没断气，就被扔到后山上，乌鸦啄他时，手还在挥动，真是惨不忍睹。像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还有许多。特别是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毒打和残杀爱国师生，其中就有我的学生潘琰烈士。她因为救护受伤同学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掉，倒地后，胸部又被国民党特务猛戳三刀，当日下午在云大医院与世长辞。同时被害的共四人。我真是怒不可遏，写了《哭潘琰君》诗二首，开头两句是：“堂堂黉宇变屠宫，血染青天白日红。”诗被学生拿去发表在《妇女旬刊》专号上，让一个国民党员同事发现了，半夜找上门来提出警告，说是侮辱“党国”，要我当心点。我说：“事实本来就是这样的嘛，青天白日之下杀人，我